

李娃

高陽著





皇冠
CROWN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七六種

李娃

作者 高陽

發行人 平鑫濤

出版發行 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

台北市敦化北路一二〇巷五〇號

電話●七一六八八八

郵撥帳號●一五二六一五一六號

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五〇一三號

印刷者 三文圖書館有限公司

台北市西園路二段二七九一二號

電話●三〇一四一七六

初版出版日期 一九六六年(民55)二月

十三刷出版日期 一九九三年(民82)六月

●法律顧問 王惠光律師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國際書碼●ISBN：957-33-0575-5

Printed in Taiwan

本書定價●新台幣 220 元 港幣 88 元

淅淅瀝瀝的雨聲，一直未停；北風漸緊，南屋
紙窗整夜被吹得『撲托』、『撲托』地響著，鄭徽
一宵不能安枕，直到東面皇城內隱隱傳來……

李娃

高陽著

歷史·小說·歷史小說

——寫在「李娃」前面

歷史與小說的要求相同，都在求真。但歷史所着重的是事實，小說所着重的是情感。記不得什麼人說過這樣的話：『歷史，除了人名地名以外，都是假的；小說除了人名地名以外，都是真的。』對歷史學者來說，這話未免過份，不過由這兩句話中所顯示的強烈的對比，確可以看出歷史與小說在本質上的差異與作為上的衝突——這是我所深切體驗過的。

投身於歷史的領域中，如果不談義理，祇講考據，幾乎純然屬於一種科學的研究。考據祇是發掘事實，闡明事實，重懷疑，更重證據。而小說需要編造『事實』，即所謂『故事的構想』，為小說作者最起碼的一項本領。這個故事在客觀的現實中是不是可能發生？不值得太注意；要注意的是，作者是不是能使讀者相信在過去、現在、或未來中會有這樣的故事發生？

因此，歷史的考慮與小說的考慮，在我們的思維上構成截然不同的兩種狀態：實際與空想、謹慎與放縱；祇能求一，不可得兼。所謂『大膽的假設』，雖為想像的放縱，但此假設不是憑空的假設，仍須摸索到一點可能性，才有假設出現；同時在『大膽的假設』之後，緊接着的是『小心的求證』，復歸於實際與謹慎。而小說不需要求證，小說作者基於生活體驗而致全力於假設，一個個不同的假設

出現在腦中，經過衝突、修正、發酵、融和而成為完整的故事。所謂『以意爲之』，在小說作者是當然之事，而對歷史學者來說，就變了一句罵人的話。

對於歷史的研究，我祇是一個末窺門徑的『羊毛』，但我一直對歷史具有濃厚的興趣，並曾以虔敬的心情，徒步去朝拜歷史的殿堂；雖不幸半途而廢，而如村夫愚婦，朝山進香，在一步一拜的艱難行程中，至少已讓我深深體會到已窺堂奧的歷中學者的成就，是如何地得來不易？以及朝拜途中，迷失於雲山霧沼的人，却自以爲見到了縹緲仙山，歸來以後，大談其三千珠闕，十二碧城，是如何地自欺欺人得可笑？

我的無法去追求歷史興趣的滿足，是由於我無法捨棄小說的寫作。在我着迷於曹雪芹身世考證的時期，對於小說的構想，變得異常低能。胡適之先生的『拿證據來』這句話，支配了我的下意識，以致於變得沒有事實的階石在面前，想像的足步便跨不開去。小說寫作是我的志業，既然與考據工作發生了衝突，那麼我唯一所能做的事，便是從故紙堆中鑽了出來。

不過，放棄歷史的研究，並不等於失却歷史的興趣。桓溫、唐太宗、劉仁軌、范仲淹、戚繼光、清世宗、胡林翼、喻培倫等等，常會出現我的腦中。因此，我一直想嘗試着寫一寫歷史小說。這是一種想得兼魚與熊掌的奢望。

這個念頭起了已不止一年，我也曾找過許多題材，而終於廢然罷手；唯一的癥結，仍在歷史與小說的性質的基本衝突上面。歷史必須求真，是一條絕對的法則；而小說作者對人物的處理，具有完全的自由，也是一條絕對的法則。真人真事，通過小說的技巧，剪裁增刪，必非絕對的眞；我敢斷言，即使是自傳體的小說，像儒林外史、紅樓夢，與吳敬梓、曹雪芹的真人真事，也是有出入的。

在歷史與小說之間，我無法找到兩全之道。且讓我舉個例作具體說明：

我曾見過一段記載，說明太祖第八子，封在長沙的潭王，是陳友諒的兒子。洪武十三年，胡惟庸謀反，潭王牽連在內，夫婦倆焚宮自殺。這個簡單的傳說，通過小說的手法，可以發展為一個極其壯烈的悲劇，因為明太祖在潭王，一方面是深受養育之恩的皇父；一方面却是殺父辱母的仇人；由複雜的恩怨發展為政治的鬥爭，終於造成倫常劇變，而且反映了明朝——甚至於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：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，遷怒而侵奪相權。這是一部所謂大小說的題材；但必為歷史學者所嚴厲指斥，因為沒有實在的證據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設。這就是我所以不敢試寫歷史小說的最大原因。

然而，我終於要來嘗試一下了。

以虛構的人物，納入歷史的背景中，可能是歷史研究與小說寫作之間的兩全之道。歐洲許多小說採用這樣的方法；黎東方博士也向我說過這個主張。但是虛構歷史上的人物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歷史小說應合乎歷史與小說的雙重要求，小說中的人物，要求其生動、突出；歷史小說中的人物，還得要求他或她能反映時代的特色，武則天是武則天，慈禧是慈禧，她們的不同，不僅僅是服飾的不同。如果在五光十色的歷史背景之下，相去千百年的人物，表現了同樣的人生哲學、同樣的感情狀態，乃至於同樣的生活習慣，那是件不可思議的事。

由於自知虛構歷史人物的不容易，一直不敢輕易動筆。最近承本刊編者的好意，一再鼓勵，我決定挑選唐人傳奇、元明雜劇中的若干故事，改寫成現代形式的長篇小說。第一篇是『李娃』。

『李娃』本於唐朝白行簡的『李娃傳』，是唐人傳奇中的精品。後人根據此故事而造作的劇本，有元朝石君實的『曲江池』及明朝薛近兗的『繡襦記』，李娃稱為李亞仙，鄭生稱為鄭元和。

文學批評的書上說：『繡襦記』勝於『曲江池』。以我看，『繡襦記』所描寫的也祇是明朝的李亞仙和鄭元和，不是開元、天寶，唐朝全盛時期的長安名妓李娃，和當時全國最有名望的『五姓』之

一的榮陽鄭生。舉個例說：『繡襦記』的曲文：『弓鞋裙襖雙鳳頭』，『金蓮小，香塵無跡』之類，誤以爲唐朝婦女，已經纏足，豈非笑話？

因此，我決定根據白行簡的原作改寫，完全不受『曲江池』及『繡襦記』的影響。不過，原作的結局，落於俗套，我不能不動『手術』。

原作中有許多驟看不可解的地方，要經過考證方能明白。譬如有一段描寫類似現在的殯儀館的『凶肆』的文章：

……生（按：指鄭生）怨懣，絕食三日，溝疾甚篤，旬餘愈甚，邸主懼其不起，徙之於凶肆之中……後稍愈，杖而能起。由是凶肆日假之，令執總帷，獲其直以自給。累月，漸復壯，每聽其哀歌，自嘆不及逝者，輒嗚咽流涕，不能自止，歸則效之；生聰敏者也，無何，曲盡其妙，雖長安無有倫比。

初，二肆之傭凶器者，互爭勝負，其東肆，車輦皆奇麗，殆不敵，唯哀挽劣焉。其東肆長，知生妙絕，乃贖錢二萬，索顧焉。其黨耆舊，共較其所能者，陰教生新聲，而相讚和，累旬，人莫知之。其二肆長相謂曰：『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，不勝者罰直五萬，以備酒饌之用。可乎？』二肆許諾，乃遂立符契，署以保證，然後閱之。士女大和會，聚至數萬。於是里胥告於賊曹，賊曹聞於京尹，四方之士，盡趨赴焉，巷無居人。

由這段敘述中，可知唐朝的葬儀相當隆重，而且出殯時，對輓歌十分重視。但也有許多疑問：第一，出殯時到底有些什麼花樣，居然可以像現在辦商展那樣拿出來展覽競爭，並且造成萬人空巷的盛況？第二，天門街在什麼地方？何以能容納觀衆數萬之多？

現在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，據『唐兩京城坊考』等書記載，及日本史學家足立喜六及平岡武夫的考證，唐朝的長安城，共有三個城，最北面是宮城；宮城東南西三面，圍以皇城；皇城東南西三面圍

以外城，外城南至曲江爲止，共分一百十坊，東西兩市，每坊大小約略相等，成九六比例的長方形。坊與坊之間的大街，南北十一條，東西十四條。南北正中一條幹道，由皇城的朱雀門，直通外城的明德門，稱爲朱雀街；街東屬萬年縣治，街西屬長安縣治，整個長安城的最高地方長官，就是有名的所謂『京兆尹』。

長安城的街道寬度，恐怕是古今中外所無。南北十一條，一律一百步寬；東西十四條則有一百步、六十六步、四十七步三種不同的寬度。唐朝的制度，一里三百六十步，一步五尺，尺有大小，大尺合現在零點三一五七公尺，小尺合零點三〇三公尺。就算它是小尺好了，一百步五百尺，就是現在的一五一點五公尺。

由皇城左後方大明宮正門的丹鳳門前延伸，貫穿光宅坊及永昌坊，卽爲丹鳳門大街；自貞觀末年起，歷朝皇帝都居大明宮，所以又稱爲天門街。既然寬度達一五一點五公尺之多，容納數萬觀衆自無問題。

關於唐朝的葬儀，據劉伯驥先生所著『唐朝政教史』引新唐書杜佑、李吉甫、白敏中、韋挺等傳，以及通典、唐語林等書，列敘如下：

……閭里庶民，每有重喪，不卽發問，先造邑社，待辦營具，乃始發哀……既葬，鄰伍會集，相與酣醉，名曰『出孝』。……王公百官，競爲厚葬，偶人像馬，雕飾如生。……送葬有明器，又有墓田。開元時，三品以上，先是明器九十，減爲七十，……庶人限十五枚。……送葬者每於當衢設祭，張施幃幕，有假花假果粉人粉帳之屬……其後祭盤帳幕，高至九十尺，……大歷中，又有祭盤，刻木爲古戲，靈車過時，綵絰者皆手擘布幕，輟哭觀戲。又有歸葬時，沿途設祭，每半里一祭，連續相次。……

唐朝的大出喪是如此地奢靡華麗，難怪『凶器』亦可陳列展覽，招引遊客。說路祭帳幕，高至九

十尺，足見道路之寬。但這段文中，最可注意的是『綰經者，皆輟哭觀戲』這句話，驟看好像荒唐滑稽，不近人情；但如深入地去瞭解唐朝中葉人民富庶的情形，就會有這樣一個瞭解：過份優裕的生活，養成了人民異常開闊樂觀的性格，以致於喪葬凶禮，亦可轉化爲一種娛樂。這是盛唐社會的一個特徵；我改寫這些小說，即希望能把握住各時代的這許多不同的社會特徵，這樣才能讓我引領讀者一起神遊於唐朝的長安或明朝的虎丘之間。

話是這樣說，究能做到幾分？實在也沒有什麼把握。請親愛的讀者包涵、指教！

高陽著

李娃

1

淅淅瀝瀝的雨聲，一直未停；北風漸緊，南屋紙窗整夜被吹得『嘎托』、『嘎托』地響着，以致鄭徽一宵不能安枕，直到東面皇城內隱隱傳來曉鐘的聲音，他才朦朧睡去。

一覺醒來，覺得室內特別明亮，側身看去，新糊的窗紙，白得耀眼；定神細聽，雨聲風聲都已不知在什麼時候靜息；雖然沒有陽光，却是個晴天。

鄭徽陡覺精神一振。自到長安四天，一直爲雨所困，想觀一觀光，看一看朋友，都不方便，今天可非得作個竟日之遊不可了！他這樣在想。

於是，他匆匆推被而起，拔門開門；四個家僮，都穿着青布長袍，在外廂伺候，看見主人起身，一齊躬身問過早安，然後有的灑掃臥室，有的伺奉盥沐，有的準備早食，靜悄悄地各司所事。

『你去看看，馬刷乾淨了沒有？把鞍子配好！天晴了，我們到各處去走走。』他對正在替他櫛髮的賈興說。賈興年齡最大，是他四個家僮中的總管。

『是。』賈興陪笑着說：『長安三內九衢，兩市百坊，繁華富麗，天下第一，大家都巴不得跟主人一起去逛一逛。』

『不用都跟了去，也得留個人看家才好。』

『當然的。』賈興說，『我留在家……』

一句話沒有完，另一個家僮楊淮悄悄進來稟報：『有客來拜。』隨即把名帖遞了上來。

那是他的居停，太學助教劉宏藻。鄭徽還沒有見過面，從門縫中窺看了一下，祇見一位鬚眉皆白的老者，穿着綠綾銀飾的七品公服，肅然站立在院子中間，等候接待。

『快請，快請！』鄭徽趕緊囑咐楊淮：『先請到正廳待茶。』

一面，他匆匆忙忙束髮戴冠，換上當時讀書人最通行的玄色長袍和烏皮履，然後步入正廳見客。賓主兩人東西相對拜着見了禮，鄭徽把劉宏藻延入上座，先作了照例的寒暄，接着讚美這裏的房舍雅潔——他住的是劉家的西院。又說，四天以前，一到長安，就能租到這樣好的住處，十分高興。

『寒舍能蒙鄭兄見顧，真是蓬華牛輝。』劉宏藻遜謝着，『祇是那天貴客到門，我正好有洛陽之行，以致失迎，深爲不安。』

『老前輩說那裏話？該當我先去拜見老前輩；今天多承勞步，倒是我覺得十分不安。』

『鄭兄也不必過謙。既然有緣結識，以後該要像一家人才好。』劉宏藻又說：『聽說鄭兄自常州到此？』

『正是。』

『鄭兄府上常州？』劉宏藻微顯懷疑地說：『可是聽口音却是河南一帶。』

『舍間世居滎陽！』

『啊！』劉宏藻長長的壽眉一揚，『太原王、范陽盧、滎陽鄭、清河博陵二崔、隴西趙郡二李，五姓望族，天下知名，怪不得鄭兄氣度高華，原來出身不凡。倒真是失敬了！』

『豈敢，豈敢！』鄭徽離座長揖，『末學後進，還要請老前輩多指教。』

劉宏藻慌忙又還了禮，問說：『常州鄭刺史，也出自滎陽，不知與鄭兄如何稱呼？』

『那是家父。』

『噢——，名父之子，畢竟不同。』劉宏藻深深點頭，『鄭兄此來，當然是赴考進士，想是「生

徒」？

鄭徽一聽這話，微感不悅。大唐科舉，由皇帝特下詔令，選拔非常人才，稱為『制舉』；由州學縣學保送禮部考試的，稱為『生徒』；士子不經學館，自己報名投考，經州縣考試錄取，再經州縣上一級的『道』重考合格，保送禮部與『生徒』一起考試的，稱為『鄉貢』。『鄉貢』要憑真才實學，比『生徒』難得多；因此，鄭徽聽見劉宏藻猜想他是『生徒』，覺得被藐視了，才有些不高興。

然而，他表面上却不露出來，祇淡淡地答說：『僥倖算是個秀才。』

這使得劉宏藻立即換了一副神態，『這太難得了！』他肅然起敬地讚嘆着，『本朝秀才一科，異常名貴，每年進士約取二十多名，秀才祇取一兩名，可見其難。鄭兄出類拔萃，明年正月，禮部貢院，一戰而霸，是一定的了。』

鄭徽報以謙遜的微笑，心中却禁不住得意。那『一戰而霸』四字，在他更覺得別有意味；他父親也說過同樣的四個字。

他父親——常州刺史鄭公延，是對他說這樣說的：『我覺得你的才具，應該一戰而霸。現在我給你預備的費用，足夠你在長安住兩年；你自己好自爲之吧！』

他懂得他父親的用意，替他預備了華麗的行裝和寬裕的費用，是要他在長安大事結交，廣通聲氣。他曾聽見好幾位世交長輩談過，赴考進士的舉子，每年秋天到了長安以後，先要走門路，通關節，最通行的辦法，是把自己平日所作的詩文，投向任何可能當主考官的達官貴人，希望獲得賞識，爲他揄揚，造成聲名；如果第一次投了詩文以後，沒有消息，隔一個時間再投，稱為『溫卷』。事實上就是一塊敲門磚，非把公卿朱門敲開了不可。等到了『名下士』，不怕主考官不另眼相看；有時一榜所取的盡是風頭人物，叫做『通榜』。

這雖是相沿已久的風氣，但恃才傲物的鄭徽，却很鄙薄這種行爲。『一戰而霸，是一定的了。』